

外国
中篇小说
译丛

三幅画像

〔俄〕屠格涅夫 著 臧传真 译



外国中篇小说译丛

三幅画像

〔俄〕屠格涅夫著 臧传真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翻译中篇小说集。书中,《三幅画像》以其酣畅而又简练的文笔写农奴制下一个俄罗斯少女的不幸命运,对被压迫妇女寄予了深切同情;《三次相遇》采取浓郁的抒情语调细腻地描写了一个曲折凄迷的爱情故事,是对青春美梦的深情回顾;《表》则是娓娓地叙述了一块怀表的得失风波,塑造了一个少年英雄的可爱形象。

屠格涅夫的作品富有诗的韵致,以上三篇,曾分别获得别林斯基等人的赞赏。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本书根据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
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1956

三幅画像

〔俄〕屠格涅夫 著

臧 传 真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 1/2 插页3 字数8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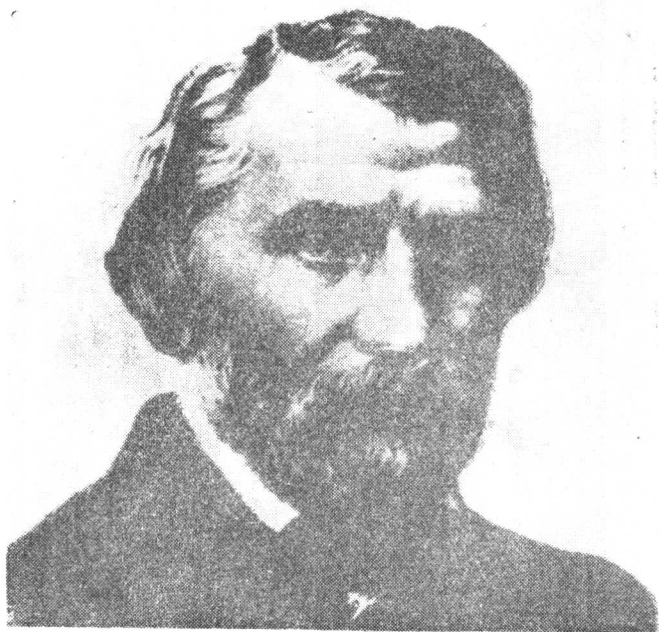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00

书号: 10151·841

定价: 0.90元



屠 格 涅 夫

目 次

三幅画像.....	1
三次相遇.....	48
表.....	96
译后记.....	168

三 幅 画 像

“与人为邻”是乡居生活中一桩极不愉快的事。我认识一位沃洛戈德地区的乡下绅士，他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喋喋不休地说：“谢天谢地，我可没有邻居。”说实在的，我真羡慕这个幸福的人儿。我的小村子，座落在俄罗斯一个人烟辐辏的省份里。我家四周，围绕着许许多多邻居，从身穿大燕尾服、宽背心、彬彬有礼、受人尊敬的乡下绅士，到穿长袖匈牙利式上衣、背上背着所谓“猎袋”的有癖好的游手好闲者都有。可是，在这些贵族里面，由于一个偶然的会，我结识了一位十分可亲的青年人。他先前曾在军队里服役，后来申请退了职，便在乡下长久定居下来。但我丝毫不理解，这个人怎么会担任过什么职务，不要说是两年，哪怕两天也不可能。他生来就是为了过“乡下清静的和平生活的”，就是说，是为了打发那懒散的、无忧无虑的、饱食终

目的时光的；而这个，正如我在引号中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无穷无尽的巨大魅力的。他有一份很可观的产业，但他并不太关心家务，每年挥霍将近一万卢布，请来一位极好的厨师（我的朋友是很讲究吃的），还从莫斯科订购了最新的法文书籍杂志。至于俄文，他只看看管家的报单，就连这个，他读起来还十分吃力呢。如果不出门打猎，从早晨到中午，直到午饭后，他老是穿着长衫；他随便翻阅一下什么样的经济图表，要不，就去马厩看看；或者到打谷棚走走，同在他跟前舞动链枷的农家妇女逗逗笑，如常言所说的，为了消遣解闷儿。午饭后，我的朋友对着穿衣镜精心打扮一番，便驾着马车，出门拜访有两三个漂亮姑娘的邻居。他落落大方、泰然自若地追逐她们中间的一个，同她们大家一块儿捉迷藏，回家来已经很晚，立刻英雄好汉一般地熟睡了。他是不会寂寞的，因为他从来闲不住；至于干什么事，他也不挑剔计较，他象小孩子一样，对再小的事情也会感到怡然自乐。另一方面，他对生命并不十分眷恋，要是碰上机会发见了一只野兽的踪迹，他往往会不顾山陡路险，纵马狂奔；直到如今我还不明白，他怎么会没有上百次地摔伤呢。他属于这种人：他们使你认为，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并不自觉，他们平静的外貌里隐藏着强烈

的、巨大的狂热；可是，如果他猜出你对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他就会对你嘻嘻一笑。不过，说实在的，我认为，如果我的朋友，年轻时候有过什么朦胧而宏伟的志向，可以美名称之为“高尚情操”的话，那么这种志向早已不存在了。他是个大胖子，身体很好。在当今世界上，你不能不爱这种人，他们很少想到自己，因为这种人非常罕见……而我的朋友几乎是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嘻，关于他，我恐怕讲得太罗嗦了吧，——而且我的这些废话说得也不够得体，因为他并不是我要讲的对象。他的名字叫作彼得·费多罗维奇·卢钦诺夫。

一个秋天的日子，我们五个打猎爱好者，聚会在彼得·费多罗维奇家里。我们在野外转悠了一个上午，打了两只狼和许多野兔，回转家来，兴高采烈——在顺利出猎之后，一般人往往会有此种心情的。暮色苍茫，风掠过黑黝黝的原野，摇撼着卢钦诺夫家宅四周的白桦树和菩提树，光秃的枝梢飒飒作响。我们到了家，下了马……我在台阶上停住脚步，四下里望去：灰色的天穹，蜿蜒着沉沉的长串乌云；一片黑压压的灌木丛在风中摇曳旋转，发出凄厉的哀鸣；萎黄的野草，无力而凄凉地匍匐在地面上；一群一群的鹁鸟，穿梭于花楸树丛，在一簇簇鲜红的浆果间扑着翅

膀；山雀啾啾叫着，在易断的杈丫细枝上跳来跳去；村里传来几声嘎哑低沉的犬吠。一阵愁绪，涌上心头……可我还是兴致勃勃地走进餐室。百叶窗紧闭着，圆桌上铺着雪白耀眼的台布；上面，摆着一些磨光玻璃酒瓶，装着满满的红葡萄酒。它们中间，有八支蜡烛，在银烛台上大放光明。壁炉里火光熊熊，——一位秃顶的年迈管家，一身英国装束，仪容优雅、毕恭毕敬、一动不动地站在另一张桌子前面；那里放着一大碗肉汤，热气腾腾地散发着香喷喷的气味。我们穿过前厅，从另一位可敬的老人身边走过，他正在按照“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冰镇香槟酒呢。这顿大餐，如通常这种场合那样，吃得非常痛快。我们谈起打猎中间出现的情景，哈哈大笑着；提到两次出色的“追逐”，不禁喜得手舞足蹈起来。我们饱餐之后，便在壁炉前面宽大的安乐椅里坐了下来。桌面上摆上了一只大银盘，几分钟后，甜酒点着了，它那闪动的火焰宣布了——我们的主人要“调制热糖酒”的殷殷心意。彼得·费多罗维奇是一个饶有风趣的人；比方说，他懂得，什么东西也不如平稳而又清冷的、朦胧的灯光，对于幻想有着如此神奇的作用，因此他吩咐房间里只留下两支蜡烛。壁炉里的火闪耀着别致的光，热糖酒吐着火苗，产生了奇异的半明半暗的

光影，在墙壁上抖动……一种恬静的、怡然自得的情趣，取代了大家吃饭时近乎狂热的欢乐心情。

正如拉丁谚语所说的，谈话似书籍，它象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定数。那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涉及的方面很广，而且谈笑风生。谈话从一般琐事，转到十分重要的切身问题，忽而悄悄地、不经意地，又回到日常生活方面。话说得太多，我们大家忽然都沉默不语了。人们说，在这样的时刻，安详的天使自会飞来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同伴都不作声了，可是我的沉默，是因为我的眼光突然落在三张画像上；那三张画像镶在乌木镜框里，落满了灰尘。画像上的油彩已经一块一块地剥落了，有些地方翘了起来，可是人的面庞依然还能分辨清楚。当中的那一幅，画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穿着一件镶有花边的白色连衣裙，梳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兴的高发髻。在她的右边，一幅全黑的背景上，现出了一位憨厚的俄国乡下绅士的脸，看上去有二十五岁上下年纪，圆圆的，胖胖的，低低的宽额，塌鼻梁，露出和善的笑容。他那扑粉的法兰西发式，跟他的斯拉夫脸型一点也不般配。那画家把他画成那个模样：身穿红色俄式长袍，上面钉着大个头的玻璃钮扣，手里拈着一朵不常见的

花儿。第三幅画，是又一个画家的作品，他的技艺比较高明，画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一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绿军服，红翻领，红袖口，白坎肩，系着一条极薄的麻纱领带。他一只手拄着一根镶有金箍的手杖，另一只手插在坎肩里。他那黧黑的、瘦削的脸，露出蛮横傲慢的威严神色；细长的眉毛几乎拧在一起，压在一对漆黑明亮的眼睛上；苍白的、不显眼的嘴唇上，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狞笑。

“为什么你一直盯着这几张面孔呢？”彼得·费多罗维奇问我道。

“没有什么，”我望着他，回答道。

“你们想听听这三个人的全部故事吗？”

“请讲吧，”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

彼得·费多罗维奇站起身来，拿了一支蜡烛，把它擎到画像旁边。“各位先生，”他以一种野兽展览会里解说员的口吻大声说道：“这位小姐是我曾祖父的养女，奥利加·伊凡诺夫娜，不知原姓什么，改姓卢钦诺娃，死于大约四十年前，没有出嫁过。这位先生，”他指着穿军服的男像说：“名叫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当过近卫军军士，由于主的旨意，在一七九〇年谢世。至于这一位，叫作什么帕维尔·阿凡纳西耶维奇，和我不沾亲带故了；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担

任过公职。请大家注意，他胸口有一个窟窿，正好在心脏的位置上。你们瞧，那个窟窿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这大概，不是事出偶然的吧……现在，”他以通常的语调继续说，“诸位先请坐下来，耐着心听吧。”

各位先生！（他开始讲道，）我出身于一个十分古老的家族。我并不以我的家世为荣，因为我的祖辈都是一些挥霍无度的荒唐人。不过，这种责备不是指我曾祖父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卢钦诺夫说的；相反，他是一个出名的勤俭人，甚至有点吝啬，——至少他后半生是如此。他在彼得堡度过了青年时代，居然是伊利莎伯王朝的目击者。他在彼得堡结婚，同他的妻子，我的曾祖母，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即瓦西利、伊凡和我的祖父帕维尔，还有一个女儿，纳塔利娅。此外，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还收养着远亲的女孩子，一个没名没姓的孤儿，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奥利加·伊凡诺夫娜。我曾祖父的农奴们，也许知道他还健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给他缴纳微不足道的租子，（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不幸的话，）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的面。卢钦诺夫加这个小村，虽然主人不在，却十分兴旺。忽然，一个晴明的早晨，一辆沉重的旧式马

车突如其来地驶进了村庄，停在村长的茅舍前院。这从来没有过的事，使农夫们慌作一团，他们纷纷跑来，拜见老爷、太太和除了大少爷以外的几位少东家。他，大少爷瓦西利，留在彼得堡没有回来。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起，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再也没有离开过卢钦诺夫加村。他盖了一所宅院，就是这一所，此刻我有幸在这里同诸位谈话；他还修建了一座教堂，开始过起乡绅生活来。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是一个身材高大、瘦瘦的脸、沉默寡言的人，他一举一动都是慢慢腾腾的；他从来不穿长衫，除了他的听差，没有人看见他不扑粉的时候。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平时走路的时候，两手常常背在身后，每走一步，总要慢悠悠地摇晃一下脑袋。每天，他都要在他亲手栽植的菩提树中间甬道上散步，在去世之前，他竟然有福份享受到了这些菩提树的荫凉。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不爱讲话。有一件希罕事，是他不爱讲话的有力证据：二十年当中，他没有跟他的夫人安娜·帕芙洛芙娜说过只言片语。总之，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特的。她主持家政，吃饭的时候老是坐在丈夫身边。如果有人胆敢对她说一句不礼貌的话，那他一定要严罚不贷；但同时，他对她是从来一言不发，也没有接近过她的手。安娜·帕芙洛芙

娜是一个胆小懦弱、面无血色、悲观厌世的女人；她天天跪在教堂里祷告，从来没有露过笑容。据说先前，就是回到乡下之前，他们之间的感情很好；尔后听说，安娜·帕芙洛夫娜违反了夫妻间的操守，她的行为后来叫丈夫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直到临死的时候，也没有跟妻子和解。他最后一次患病的当儿，她守在他的身边；可他，好象根本没有看见她似的。一天夜晚，安娜·帕芙洛夫娜坐在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卧房里，失眠使他很痛苦。圣像前一盏神灯放出荧荧的清光。我曾祖父的仆人尤季奇从房里出去了——关于这个人，我以后还有几句话要说的。安娜·帕芙洛夫娜站起身来，大声抽泣着，她扑到丈夫的床前，跪倒在那里，嘴里想说什么——却向前张开手臂……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看了她一眼，用微弱但坚定的声音喊道：“来人哪！”仆人走进来，安娜·帕芙洛夫娜慌忙站起身来，趑趄趑趄的，退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的儿女们都很怕他。他们在乡下长大，亲眼看见了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对待妻子的古怪态度。他们深情地爱着安娜·帕芙洛夫娜，可是不敢表露出来。而她呢，似乎避免和孩子们来往……各位先生们，你们还记得我

的祖父吧：他直到临死总是踮起脚尖走路，悄声说话……这就是说，习惯成自然哪！我祖父和他的哥哥——伊凡·伊凡诺维奇，都是纯朴厚道的人，他们乐天知命，多愁善感。我的祖姑纳塔利娅，你们知道，嫁给了一个粗鲁而又糊涂的人，但她对他的爱至死不渝，那是一种无言的、卑躬的、温顺如绵羊一般的爱。可是，他们的哥哥瓦西利却不是那样。我记得，好象刚才我跟你们讲过，曾祖父把他留在彼得堡了。那时候，他大概有十二岁的样子。他父亲把他托付给一位远亲照顾，那远亲是一个单身汉，年纪已经老大不小了，是一位狂热的伏尔泰崇拜者。

瓦西利长大之后，参加了军队，他个子不高，身材匀称，非常乖巧；讲一口漂亮的法语，又是出名的击剑能手。人们都说他是叶卡捷琳娜王朝前期出类拔萃的青年。我父亲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在他所认识的老妇人当中，当她们回忆起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卢钦诺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动真情的。请想想看，有 这么 样一个人，上天赋予坚强的意志，他热情、深思、坚韧、大胆，城府很深；据当时人说，他想要讨你喜欢的时候，他能使你神魂颠倒，象着魔一般。他没有良心，他不仁慈、不诚实，虽然没有人能肯定地说他是一个十足的恶人。他自尊心很强

——但善于遮掩，他十分珍爱自己的独立自主。常有这种情况，当他想勾引什么人的时候，他脉脉含情地眯缝起黑眼睛，妩媚甜蜜地微笑着；人们都说，谁也没办法抗拒他，——甚至深知他的心是冷酷无情的人，也往往鬼使神差似地被他的强大魅力所征服。他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着想，还强迫别人为他的个人利益卖力；他永远是一帆风顺，因为他向来不张皇失措；他不嫌弃谄媚，认为谄媚可以当作一种手段来使用，并且，他颇有一套谄媚的本领。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在乡下定居十年之后，他，一个翩翩近卫军青年军官，回到卢钦诺夫加村住了四个月，——在这段时间中，他居然把他的父亲，那个悒悒不欢的倔老头子，弄得晕头转向。说也奇怪，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饶有兴味地听儿子讲述他一次又一次的艳遇成功的故事。弟弟们在他跟前，象哑巴一样，他们把他当作上流社会的高贵人物供奉着。安娜·帕芙洛芙娜对他也比对别的儿女们更加亲热，虽然他们衷心地爱着她……

瓦西利·伊凡诺维奇到乡下来的目的，一是看望自己的父亲，二是尽可能从他父亲那里多弄点钱。他在彼得堡过着豪华阔绰的生活，欠了许多债。父亲很吝啬，不容易打交道，虽然他回来

一次，伊凡·安德列耶维奇给他的钱，比住在家里的儿女们二十年花的钱还多。可是，瓦西利仍旧遵循那条尽人皆知的俄罗斯老规矩：“不拿白不拿，该拿就拿走！”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有一个仆人，外号叫作尤季奇，跟他的主子一样，也是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不爱讲话的人。听人说，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对待安娜·帕芙洛芙娜的奇怪态度，部分原因是这个尤季奇引起的：他们说，他揭发了我曾祖母同我曾祖父一个好朋友间的暧昧关系。尤季奇干了这桩不得体的猜疑蠢事之后，他大概后悔万分；因为很难见到，世上有他那样更为善良的人。我家的仆人们，直到现在还十分崇敬地悼念他。尤季奇在我曾祖父跟前，享有限信任。那时候，乡绅有了钱，不是交付银行储存起来，而是放在箱子里，地窖里，以及诸如此类的地方藏起来。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把他的钱藏在一只大皮箱里，放在他床头底下。箱子的钥匙由尤季奇经手保管。伊凡·安德列耶维奇每晚临睡的时候，总叫人把箱子当面打开，用手杖把装得满满的钱袋逐个敲打一遍。每逢礼拜六，他又和尤季奇一道把所有的钱袋一个一个地解开，两人细心地把钱通通数过一遍。瓦西利弄清楚了他老爹的这套把戏之后，急切地渴望动动这只宝贝箱子。仅仅五六天的时间，他便软化了